

乐群

著

我俩

W O L I A B U S H I P E N G Y O U

不是朋友

在一起是那样开心，又互相真心相惜，
已经足够，不可贪婪，一念之差，天堂会变成地狱。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

我^o俩不是朋友

W O L I A B U S H I P E N G Y O U

尔舒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3-2119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俩不是朋友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 : 东方出版社, 2013
ISBN 978-7-5060-6811-6

I. ①我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8742号

我俩不是朋友

(WO LIA BU SHI PENGYOU)

亦 舒 著

责任编辑：庆 宇 王 欣 李 娜
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0

印 刷：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3年10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6

字 数：122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60-6811-6

定 价：25.00 元

发行电话：(010)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(010) 65210853

早，母亲的电话来找，二房东豆泥大声叫：“你妈找。”

午牛惺忪起床，地线电话在公用客厅，他套上卡其裤出去：“妈，你早。”

“大牛，汇款收到，两个弟弟十分感激，下学年开销终于有着落。”

午牛唯唯诺诺，忽然冒出一句：“我想家。”

那边叹口气：“再多待一年，大弟毕业，你便可以轻松，切莫功亏一篑。”

“我旅游证件一早已经过期，此刻是非法居民。”

“你找枣姐商量，她有办法。”

午牛不出声。

“大牛，你虽非我亲生，但是你生母辞世之际，你才一岁，我亲手把你带大，你吃什么，两个弟弟也吃什么，弟弟们穿你剩下的衣物——”

午牛耐心等她把话说完，嘴角不由得牵动，老妈每次有事求他，就把此事重提，因是事实，故此午牛并不厌烦。





众里寻他系列

众里寻他系列

“我让枣姐与你商量可好？”

午牛又嗯嗯数声。

“大牛，你此刻态度洋里洋气。”

“妈妈，保重。”

“唉，自你父亲病逝之后——”

“我今天就找枣泥姐。”

午太太满意地挂线。

午牛吁出一口气，如释重负，走进厨房做咖啡。

他一看标着自己名字的即饮咖啡瓶子空空如也，便哼哼：“谁偷吃？”

豆泥大声说道：“谁又偷喝牛乳偷吃午餐肉？”

午牛坐下搔头，把豆泥的咖啡抢过喝一大口。

“你想回去，你妈不准？”

“我想家。”

“你想玛瑙才真。”

“是，我想她。”

豆泥说：“本市建筑业大旺，一百二十元请不到一个工人，我介绍你去做黑工，收一百一日。”

“我不熟悉那个行业。”

“到社区学院去学习呀，大师傅负责教导，学费全免，兼提供材料。”

“我没有证件。”

“大牛，你真笨，牛一般，用我的身份证有何不可，都说你我一个样子。”

“鬼才像你。”

“喔唷，你这——”豆泥扑上欲与大牛厮打。

大门一响，有人进来：“喂，两人给我站好。”

大牛连忙听命：“枣泥姐。”

那叫枣泥的女子打扮时髦，穿着时下最流行的套装，腰身窄窄，化妆鲜明，眉精眼利，与豆泥虽然是两姊弟，层次却不可同日而语。

午牛连忙给她做茶。

枣泥对他说：“大牛，坐下，我有话说。”

午牛腩腆：“我还没梳洗。”

枣泥看着这英俊高大的年轻人，廿一岁，男性最壮健时刻，稍后体力便走下坡，他一脸胡髭渣，双肩在户外工作晒起一片雀斑，手臂二头肌鼓鼓，非常好看。

枣泥忍不住伸手拧他面颊。

她说：“你妈等钱用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她想你多留下一两年。”

午牛不出声。

“刚才豆泥说过，叫你到学校习建造业，那才是长远打算。”





尔.尔

众里寻他系列

“我苦无证件。”

“大牛，你妈托我帮你找证件。”

“我不想再做非法之事。”

枣泥拍打他手臂：“我指合法的证件。”

豆泥见亲生大姐如此钟爱午牛，不由得吃醋：“枣泥，你从不与我这样亲热。”

“大牛比你可爱。”

“才怪，他脏习惯比我多，他赚钱本领逊我多多。”

午牛笑出声。

豆泥悻悻：“他只不过眼睛长得比我大一点。”

他出门到一家西餐厅上班。

枣泥见他离去，轻轻坐近一点，对午牛说：“你妈的意思是，让你在这里结婚，办妥移民手续，把两个弟弟与她一起接过来团聚。”

午牛怔住。

“她苦了大半辈子，大牛，你欠她。”

大牛一口气透不过，作不得声。

“假结婚很普通，我就结过两次，每次收费一万，拿到居留证，再取一万。”

午牛脖子涨红。

“你舍不得玛瑙可是？”

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。

“玛瑙已到浦东打工，据说，追求她的人极多。”

“你等她，她等你，即使双方都有诚意，等到什么时候去？你是孤儿，你妈是寡妇，她需要你。”

大牛忽然问：“多久才可取得正式证件？”

“一拿到蓝卡，你就得救，教育、医疗，享用所有福利。”

“登记结婚立刻就有蓝卡？”

枣泥简直是专家：“注册后先给你一张为期一年的通行证，那表示你已不是黑户，可以走到街上见光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移民局严防假结婚，专喜作突击检查，如半夜或清晨按铃入屋查看你俩是否同床之类。”

午牛没好气：“我回家算了。”

枣泥说下去：“又会打开洗衣机看男女衣裳是否混在一起洗，又或厨房有否剩菜，夫妻得坐下回答有关问题，若有可疑之处，即时遣返。”

“嘿，我为何要接受洋人如此侮辱？”

枣泥并不生气，用拇指轻轻捺大牛浓眉：“因为你爱你母亲及弟弟。”

“多久才可获得蓝卡？”

“若妻子怀孕，他们见到未来小国民腿软，很快批准。”

“孩子叫什么名字？护照？”

“大牛，你信不信我掴醒你？”





众里寻他系列

众里寻他系列

大牛紧紧握住枣泥的手：“你让我想一想。”

他的手提电话响，他打开听。

“是，是，三十分钟立刻到。”

枣泥问：“叫你开工？”

大牛点头：“粉刷工程。”

“正式取得蓝卡及建造业执照，穿州过省，都容易找到工作。”

大牛只是赔笑。

枣泥叹口气：“我替你俩做了几盘菜，我自车厢取过放冰箱，你俩——”

枣泥是神奇人物，比大牛大不了几岁，生活却头头是道，白天做二手车买卖经纪，晚上在酒吧任职。

其余，只要有钱可赚，什么都可以做，不过，枣泥一早同自己说：卖艺不卖身。

十年八载下来，她混得相当出色，有车有房，衣着光鲜，而且，业内颇有名堂，认识许多三山五岳人马，因此坚决否认自己是地头虫。

这幢两房公寓也属枣泥所有，追起租来，穷追猛打，十分凶悍。

厨房后一间六乘八小小杂物房，租给一个华裔大汉，一个月来一次，放下租金，进房取货存货，十分神秘。

豆泥一次问：“储物室里藏什么？”

枣泥如是答：“不关你事不要问。”

大牛从此记住这句忠告。

午牛来不及淋浴，换上开工服便出门。

途经快餐店买了咖啡三文治。

因无身份证明文件，看到制服人员他神情不安。

也许，是为前途设想了。

公路车把他载到目的地，他敲门。

工头阿海看见他十分高兴：“大牛，找到你真好，你出名尽责，一连七天，你可不准往别家，我先支你三天薪水。”

话没说完，一个穿西服一派艺术家模样的年轻男子迎出：“我是室内设计师庄生。”一抬头看到俊朗的午牛，怔住。

他带午牛进屋。

“屋主忽然对先前挑选的颜色不满意，要做更改，全屋墙壁面积万多平方尺——”他深深叹息。

午牛对这种疙瘩人客司空见惯，只是微笑。

“此刻她挑这个叫‘天使的呼吸’颜色，天使有呼吸？呼吸还有颜色？”

阿海忍不住大声笑出来。

打开油漆罐，原来是极淡的虾肉色。

“她用来配一盏天然茶晶水晶灯，灯已运至，就在那边。”

阿海取来铝梯：“大牛，你够力气，我们两人先把灯挂上再说，西





尔.舒

众里寻他系列

装客，”他对庄生说，“你也别站着，帮把手拉电线。”

他们三个男人把水晶灯挂上旋牢，阿海连接电闸开亮。

庄生说：“好家伙，真够别致。”

那是一盏古董水晶灯，颇多破损，但仍然闪烁美丽。

这时他们听见高跟鞋咯咯响。

装修师连忙转身：“精次小姐。”

阿海怕烦，连忙躲到别的房间去。

大牛站在铝梯上整理水晶缨络。

那女子走近，未抬头，便闻到楼上年轻男子的汗息，她的目光朝上看，只见那少年光着上身，举高双臂，腋窝浓厚深色汗毛犹如原始森林般，腋下还有一行纹身。

他强壮的双腿踏在梯子上，正伸出手去整理水晶灯流苏，身躯略略打横，姿势优美，像一只豹子趴在树干上。

女子看得发呆，要过一刻才定下神。

她轻轻吸口气，退后一步。

装修师连忙说：“大牛，试一试新漆。”

大牛见有女客，取过旧汗衫套上。

大牛走下梯子，撬开漆罐，不徐不疾地将油漆倒在盘里，用滚筒漆到墙上示范。

做那样简单的劳作，姿势却是那么好看，那女子掩不住讶异之情。

只见三个颜色深浅只差一点点，不留心根本分不出。

女子走近一点。

她发觉她身高只到年轻男子肩膀，而她，并非一个矮小女子。

这时装修师咳嗽一声：“精次小姐，中间那个颜色可好？”

大牛微微让过身子，让她看仔细。

她却又稍靠近一点。

大牛不去看她，低头垂目。

女子终于说：“就中间那个好了。”

设计师与工头都吁出一口气。

大牛暗暗好笑，这个屋主，不知给他们吃了多少苦头。

工头说：“我们喝茶去，半小时回来。”

大牛跟工头到前园，坐在货车车斗上，喝咖啡吃热狗，忽然之间，女佣出来，捧着一篮水果放下说：“精次小姐给你们解渴。”

工头阿海一怔，大牛老实不客气，挑了一只大大蟠桃，一口咬下，汁滴四射。

他们回到屋内，女主人已经离去。

大牛用心漆好一面墙壁，站远些看，满意，又漆好其余三面墙壁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又到住宅报到。

大门虚掩，他发觉楼下会客室多了一张白柚木大书桌，桌上有私人电脑及文件，以及一个银制名牌，上边写着Victory Seiji。那是女主人名字吧，她叫精次胜利，很明显是日裔。





众里寻他

系列

人家女子都叫维多利亚，含蓄些，即胜利女神，她索性叫胜利，真干脆。

有人自厨房走出，原来就是精次小姐，她一手握一杯咖啡，递一杯给大牛。

大牛伸手去接，发觉她的手指纤长白皙，像玉葱般，这样的手，分明从来毋须干粗活，今日斟咖啡算是例外。

他接着看到一张雪白鹅蛋脸，五官秀丽，但不知怎地，美目有点倦意。

大牛忽而想起玛瑙一双瞳仁，那是何等闪烁亮丽，简直像两颗宝石。

他看她，她也详细看他。

这个拒绝处理体毛的年轻油漆工人那么好看，像北欧时装杂志里的模特儿。

她见过许许多多的英俊男子，什么国籍与年纪都有，却皆不如这个叫大牛的年轻人，他自然、天真，不经意的表情和气质最叫人怜惜。

她不说话。

他也没有。

她坐到房间，处理案上工作。

工头来到，见到女主人，好不讶异。

他问：“天花板漆何种颜色？”

精次挑样板，指一指象牙白。

“我叫人把油漆送来，大牛，你先做这两扇门，也要象牙白，手扫漆。”

这女子身量纤丽，穿合身套装，品位优雅，通常是黑白灰，在室内，她穿一双绣花鞋，深紫色面子，绣翠绿色牡丹花。

收工时阿海问他：“好看吗？”

大牛不出声。

“年纪与身份都不对。”阿海善意提醒，“你自己当心。”

大牛好笑，阿海怕这位女士会非礼他？

阿海又问：“你去何处？”

“到马赛西餐厅洗碗。”

“你是用功好青年，别浪费时间，快搞好正式移民手续。”

大家都那样劝他。

餐馆厨房蒸气腾腾，大牛穿上黑胶皮围裙及长至肘的黑手套，把脏碗碟分类冲洗干净放进洗涤机。

年轻的他体力无穷，做事认真。

一般青年好高骛远，不稀罕做精工，又欠学历经验干他们的理想职务，高不成低不就，日日怨天尤人。

大牛从不那样，他即使清理卫生间，也当一件事来做，从不偷工减料。





众里寻他系列

众里寻他系列

雇主见到他，总是欢喜放心。

那一天，二厨在教学徒辨认香草。

小碟子里放着小撮香料，叫他们说名字。

他苦口婆心：“当年哥伦布无心发现新大陆，他要找的是今日在印度尼西亚群岛贵如黄金的豆蔻香料……”

两个学徒满头大汗，期期艾艾，乱说一气：“这是番红花，不，迷迭香，不，芫荽，唉……”

大厨光火：“大牛，这是何物？”

大牛吓了一跳，看一眼：“呵，鼠尾草，与洋葱混用，大开食欲。”

肥壮的大厨说：“大牛，明天你换制服，我教你。”

“我没有证件。”

大厨说：“我管你来自火星还是绿色肌肤，我要用人，明天下午两时准备妥当。”

大牛觉得好笑，洋人都有点蛮。

这时外头酒保进来找人：“大牛，昨晚临时工杯子没全洗干净，有些还留着唇膏印，要我老命，你来帮帮手，工资双倍。”

大牛成为香饽饽，他到酒吧手工洗杯子。

大厨说：“这小子倒垃圾也认真，会有出息。”

酒保说：“以后，别怨华工抢饭碗，人家货真价实。”

回到家，已是深夜。

枣泥在等他。

“过来，陪我喝啤酒。”

这枣泥姐老是爱调笑，吃大牛豆腐。

她伸手捏大牛手臂：“真不相信你从不带女人回来。”

“枣姐有什么事？”

她取出手提电脑，键入“单身华男征护照兼结婚对象”。

大牛吓一跳：“可以这样公开吗？”

“这就是互联网的最大优点。”

刹那间，约百来个网页号码在荧屏出现。

“从前，我是‘和谐介绍’的会员。”

大牛忽觉心酸。

枣泥一个年轻女子在外，还得照顾冬瓜似的弟弟豆泥，这十年八载，她似在六国贩骆驼，只要有一点利铤，什么都肯干，不知吃了多少苦头郁气，不知就里，或是妒忌她居然还可以笑得出来的人，还嫌她十三点。

大牛忍不住搂住枣泥：“那些男人有无欺负你？”

“你为我心疼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枣泥声音温温柔柔：“放心，我不吃人就好，谁敢惹我。”

枣泥伸手摸大牛的腮帮上于思：“我帮你刮胡须。”

她去取肥皂剃刀，大牛看“和谐介绍”的名单。

那些女子都十分妖娆，不似征婚，也不像拥有护照。





众里寻他系列

众里寻他系列

自称有诚意的已届中年，三四十岁，像大牛妈妈，怪不得条件上乘的枣泥可以假结婚两次之多。

那第二任丈夫非常喜欢她，要求她假戏真做，她技巧地婉拒。他有本事，开一家二手车行，她至今在该处任兼职。

人际关系到枣泥手上，达到另一层次。

当下她叫大牛坐好，用软刷子把肥皂涂匀他下巴，小心地用原始刮须刀帮大牛剃须。

她说：“我这门技艺，可是正式拜师学回来，我在女子理发店做过。”

“那是色情场所。”

“嘿，听你那说法，大马路上内衣广告半裸男女相拥，那么色情，又不见你投诉。”

大牛笑。

“别动。”

她把他的下颚也刮得干干净净，一直轻轻理到胸前。

“过两天又长回来，生命力真强。”她咕哝，“一个男人，要那么漂亮的眉睫干什么？”又说，“我最喜欢看你下巴搁手臂上沉思的样子。”

沉思？大牛很少想心事。

枣泥指着荧屏：“看中谁没有？”

大牛摇头。